

为观众理解新时代女性提供“锚点”

——评综艺《乘风破浪》第三季

周凌

8月5日,《乘风破浪》(第三季)即将收官,播种下的汗水和努力即将走到收获的日子。

我们一路见证了“姐姐们”从生疏到亲密,从青涩到自信,从在舒适区中发光,到在舒适区外大放异彩。在五次公演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所有人都走出了舒适区,在火花四溅的现场挑战着让人眼前一亮的舞台:大气磅礴的《山海》,在相互成就中点燃了山海相依之美;全员旗袍的国风舞台《佳人》,举手投足带来满满惊艳;活力帅气的《Okay》,黑色西装展现女性力量感的独特魅力;live感十足的《梦中人》,在梦幻灯光中展现女性温度……在五公队长们的个人排位赛中,郑秀妍(Dangerous Woman)的自信感,王心凌歌曲串烧的“回忆杀”,谭维维《但求疼》的震撼力,更是让观众惊呼“神仙打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渐读懂了这个节目。第五次公演落下帷幕之际,六位“巾帼新力量”代表登上舞台分享自己的故事,她们中有用艺术疗愈乡村的乡村儿童“艺术家妈妈”周燕,湖南灭火一线唯一的女性消防员彭娟,曾参与援鄂援非的ICU护士长徐芙蓉;也有水稻研究生力军施婉菊,湘电集团“工程女帅”周玲慧,曾率队研制天河二号的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主任卢宇彤。

从展现舞台上起舞的“姐姐们”,到对话每个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她们”,“平凡而后勇”,这正是这档节目经过三季沉淀后最想说的话。

事实上,这档主打女性视角的节目在叙事上不断升级,而每一次调整与革新正是在社会文化大环境下节目创作者和观众相互成就的结果。

第一季节目横空出世时,正是国内女

性视角节目亟待突破的时候,也是女性话题呼唤一个更加日常的讨论环境的时候。此时,多位30岁以上的“姐姐”在为她们量身打造的舞台上重新出发,诠释“三十而励”“三十而立”以及“三十而骊”时,就显得格外动人;她们去拼搏、去争取、去在“聚光灯”下展现最好自己的样子,和无数女性想被“看见”、想被“听见”的急迫心声不谋而合,无怪乎会引发现象级讨论,乃至引起整个舆论场共振。

第二季节目是承上启下的。当大众重新定义、探讨女性的职业、婚恋、生育等话题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领域就是“竞争”。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注在女性的内部竞争上——这是必然的吗?或者说,这是必要的吗?这也成为第二季节目在展现拼搏、鼓舞干劲之外的新课题,它试图引导女性思考:在争取机会、证明自我的时候,“姐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正如开场文案中给出的态度:“我们是星尘,更是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季节目中,对女性相互扶持、勇敢追求自我的故事有着更为细腻的刻画,叙事基调从撕标签式的证明“女人是可以帮助女人的”,转为强调“姐姐们”的自主选择——“我来帮你”。看似少了戏剧冲突,却达成了一种更为高级的“合意”——观众与创作者都认可,女性在彰显自我和燃烧团魂时的坚韧和力量。

到了第三季,大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新时代女性特质的展现,更呼唤对特质背后能量的深度剖析。这促使节目的女性叙事进一步成熟,叙事功能进一步凸显——《乘风破浪》不只要成为一个“记录者”,更要成为一个“发声者”;不只要成为一扇观察窗口,更要成为一个辐射能量的平台。

首先要做的,就是讲好这个“新时代



在这一季节目中,对女性相互扶持、勇敢追求自我的故事有着更为细腻的刻画。图为《乘风破浪》(第三季)舞台照。

女性”的故事。

什么是新时代女性?她们敢于励志地拼搏,善于用一切优势赢得对弈,她们多姿多彩,不被定义却又有共同的底色和倔强,更重要的是,她们所有选择都是出自对自我的悦纳。而这一份“悦”,正是时光给予她们的底气。

为了充盈“新时代女性”这一概念,节目选择了足够丰富的样本,有的红极一时又归于沉寂,有的代表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顶流”,有的虽是奥运冠军、首席舞蹈家、明星主持人同时也是流行舞台上的“初学者”;她们有的人习惯默默无闻,有的是天生“社交达人”,有的不苟言笑,有的自带“喜剧人”属性……

足够多元且富有代表性的样本,只是成功的第一步;节目真正让观众喜爱、行业认可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出了这些身份、性格各异的“姐姐”们身上的能量,让“乘风破浪”拥有了更多元而积极的含义。

这些能量,有时候是“勇敢向外”的力量——凭借甜美歌舞出圈的王心凌,敢于踏出舒适圈挑战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歌曲;深耕传统舞蹈多年的朱洁静,唐诗逸挑战战歌,像练习跳舞一样一遍一遍细抠音准;毫无专业基础的徐梦桃更是把运动员的“执着劲”发挥到了极致,说好了唱一百遍,练到深夜也要完成……

有时候是“互帮互助”的暖——在奔赴梦想的路上她们互相搀扶,互相加油鼓

劲,有人学不会动作,就有人一遍一遍陪她练;有人唱不准音,就有人听着录音帮她纠正;因为看过彼此最狼狈的样子,她们能大大方方自嘲其短;竞争是真的,在离别时夺眶而出的泪水也是真的。

有时候是真实无畏的锋芒——于文文一张“冷面”,在前期“收获”了许多误解,但她关心他人、顾全大局,只是性格如此,不屑伪装;宁静认真,那英直率,两人碰头更是把真性情展露无遗,一见面就“掐架”,私下里是捂着嘴一起偷吃一份苹果……

有时候是自信洒脱的光亮——刘恋让《在你的婚礼我多喝了俩杯》以音乐剧一般的质感为观众所熟记,在团队“排兵布阵”时凭借出色逻辑推演能力成为了团队中的“最强军师”;谭维维实力过硬,拿到心仪的歌曲敢放话“只有我能唱”,团队需要跳舞担当时也能挺身而出“我也能跳”……

正是这些可爱可贵的性格特质,以及它们交织出的故事为观众理解新时代女性提供了“锚点”;有人被“姐姐”们的美好友情治愈;有人感叹自律的人无所不能;有人重新认识了女性的不同特质——“中性”是美,“甜蜜”也是美……

而所有的感动,在不同领域女性代表走上舞台时达到巅峰。事实上,第一季节目就已发起“乘风破浪的2020”等互动活动,展现“乘风破浪”的精神面貌;从第二季开始,又与全国妇联宣传部联合发起“巾帼力量”网络寻找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各行各业中奋斗的巾帼榜样;而第三季节目中,当这些来自教育、工业、科研等领域的女性代表出现在舞台上,讲述自己奋斗追梦的故事时,撑起这个时代半壁江山的“她”力量也就此具象化在观众眼前:这些耀眼的女性榜样,离我们那么近,就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却因对梦想的执着、对所选道路的坚定成为了各自领域中领航的船、高扬的帆。由此可见,“新时代女性”,绝不只是舞台上制造出来的,而是蓬勃生长于世间,就是生而平凡却勇敢追梦的人。

有网友说,这是最让她感动的一幕,因为她从没有这么清晰地意识到:只要她想,她也能乘风破浪,闪闪发光。

当真人秀照进了现实,找到了映射,节目承载的态度表达也在这一刻显现:“铺路的人,一定会照耀铺路的人”——这也是新时代女性的能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麻花喜剧”之外,浪漫科幻应有更深广的人间情怀

——评国产新片《独行月球》

李道新

开心麻花的“麻花喜剧”,既以其公司之名跟一种深受大众喜爱的娱乐类型联系在一起,又成就为当下中国几乎不可复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文化现象。十年来,包括一系列舞台剧、音乐剧、网络剧、喜剧小品和电影作品等在内的“麻花喜剧”,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但也一以贯之地为大量受众带来过特有的笑声和欢乐,并在喜剧领域持续不断地拓展或深耕。同样,随着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增强,以及国产科幻电影的奇峰突起,开始对广大观众形成较为强大的吸引力,科幻电影跟“麻花喜剧”的“遇见”,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的事情了。

《独行月球》就是“麻花喜剧”的第一次浪漫科幻之旅,也是中国科幻电影在跟喜剧类型相互融合层面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尽管由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的设定,使得整部影片的“含腾量”很高,但也正是因为其在叙事和表情方面,主要聚焦于沈腾饰演的独孤月与马丽饰演的马蓝星之间的“浪漫”关系,才将《独行月球》的喜剧特征通过科幻形式予以特殊的呈现,并将这一部往返于月地之间的“麻花喜剧”打造成了一种中国式的浪漫科幻电影。

笔者注意到,在各种场合,影片主创者都在强调《独行月球》的故事性和喜剧特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导演张吃鱼也一再明确地表示:“归根结底,我拍的依然是一部喜剧片,它跟麻花以前的片子不同是,以前是在地球上的喜剧片,这次搬到了月球上,所以这个影片的核心还是喜剧。”在当下境况下,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类型意识,也是一种需要特别鼓励的创作定位。尽管《独行月球》已经是迄今为止“麻花喜剧”中投资规模和制作难度最大、特效镜头也最多的一部影片,但相较于“硬科幻”电影令人瞩目的虚拟拍摄和技术提升,影片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元素,确实是充满着月球和宇宙奇观的科学幻想,而是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浪漫仪式的爱之深情。跟影片主创所期待的一样,影院里的大多数观众,既能在诸多情节和大量细节中获得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也能在金刚鼠车驰骋月球和众志成城点亮地球



等段落里,体会到一种自由自在而又“非常浪漫”的愉悦感。中国科幻电影的这一次出发,是以浪漫喜剧的方式,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朴素也最单纯的情感:爱与回家。

事实上,科幻电影史上的无数作品,无论是以未来科技和人类处境的想象力为主要诉求的“硬科幻”,还是以时空穿越和观众代人的娱乐性为基本目标的“软科幻”,也大多在执着地表达爱与回家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即便许多依靠科幻“噱头”展开故事甚至完全“无厘头”的科幻喜剧,也都往往离不开这一共通的主题。在这方面,表现月地关系的科幻电影尤其如此。毕竟,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承载着人类文明中那些最久远、最生动也最浪漫的想象和记忆。在中国,大量神话、传说与无数诗词中的月地关系就更是如此。

作为科幻电影的开山之作,乔治·梅里爱在120年前拍摄的《月球旅行记》,就是这样一部表现月地关系的作品,并以超凡的视觉手段,确立了幻想电影与非幻想电影之间的分界线,使电影上提升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施展幻想作品,为娱乐工具和思考人类命运的最重要的媒介;而在2009年邓肯·琼斯导演的影片《月球》中,在月球能源基地萨姆站开采HE3的全片唯一人类宇航员山姆·贝德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也能在金刚鼠车驰骋月球和众志成城点亮地球

种独特能力,不仅体现在片中直接挑战沈腾喜剧演技的“含腾量”,而且体现在对马丽和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的表演个性,同样做出了较具喜剧色彩的设计和安排;特别是在金刚鼠车驰骋月球这一令人神往的浪漫段落里,终于可以让观众体会到,为了选择和塑造“金刚鼠”这一角色作为独孤月的搭档,主创者进行了多么费心的铺垫;而在众志成城点亮地球的段落,尤其在影片结尾处,伴随根据《回乡之路》改编的歌声,独孤月最终融入环绕地球光带的段落里,导演所追求的“浪漫”效果也达到了极致。

当然,在笔者看来,还是可以在相关问题上提出进一步的反思和批评,尽管这种反思和批评,容易显得曲高和寡以至无的放矢,或者陷入吹毛求疵的境地。

其一,尽管明确地定位于浪漫科幻,甚至在影片中组织了科学家顾问团队并经过相关的审核修改,但在对未来科技与人类命运的想象和表达方面,“麻花喜剧”还可以做到更开“脑洞”,也比现在的设定更富原创力和启发性。

其二,“麻花喜剧”是否可以在科幻类型中,或者借用科幻电影有关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进一步改变其以往或多或少就存在的设计痕迹较重、过于追求包袱的弊端,更多指向丰富的现实生活和复杂的人性层面,让“麻花喜剧”的浪漫科幻拥有更加深广的人间情怀?

其三,与此相关,作为一部科幻喜剧片,无论尘世或宇宙中的遇见,还是月球或太空里的浪漫,都需要呈现更多的世态炎凉和人间悲欢;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观众突破简单甚至单一的感动情绪,体验最大限度的心灵震撼。

尽管如此,作为一部带着沈腾、马丽等人的鲜明印记与“麻花喜剧”独特风格,一部在类型指向、观众心理以至档期安排等方面都考虑到位、诉求精准的浪漫科幻影片,在因疫情影响持续低迷的当下中国电影语境里,《独行月球》无疑是给予努力的一份自由和浪漫的期许,以及努力寻找爱与庇护的一种心灵慰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影片已经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创作谈

疫情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多少也会影响文学生态。在素描“心灵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时,作家已无法回避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

《四合如意》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小说,也是我个人第十三部小说集,我是一个老作者了。编辑将宣传方案定位为“社交媒体一代的新世情小说”,可能是因为在这十二篇故事中,我提到了不少互联网世界的元素,包括电商直播、弹幕、表情包等,正是不少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情感劳动的工具媒介。

又因为提到了“社交媒体一代”,很多读者自然而然想到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的三部小说和影视剧,一方面是她也运用了类似的元素,另一方面“千禧一代”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可能是当代读者感到亲近的生活外观。其实萨莉·鲁尼小说中充当重要叙事功能的青年交友软件,恰恰是我的故事中没有包括的部分。

2019年,我在《文艺争鸣》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机器与世情》,那是在疫情之前,经由“机器”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引起了我的写作兴趣。我当时就这个话题写作了几篇小说,尝试联系各种机器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不只是呼吸机、鼻胃管与人物命运的关系,还可以是手机、乐器(合成器)、VR、SIRI(手机语音机器人)、人造娃娃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故事。作家可以无视机器,只谈感情,但机器仍会以自己的方式作为人类创造新的矛盾冲突、新的痛苦抉择、新的心灵体验。

这些故事也在我近期创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例如早几年的《樱桃青衣》和《蕉鹿记》写到了鼻胃管插拔的伦理问题,新书中《端正好》写到了与SIRI的对话(SIRI可能是女主人公孤独生活的陪伴者)。更多的尝试体现在离散主题的故事构思,如《醉太平》写的是“手机女友”和“相亲女友”,《缕缕金》写到了年轻人因工作繁忙只在手机中完成孝亲义务,《四合如意》写到了手机通讯艰难维持的跨国恋情等等。

虽说重点不在“社交软件”本身,但我们的情感生活时而依赖社交软件,时而又对机器的可靠性产生深重的怀疑,因为手机中的情感生活所建立的分门别类,有时会失落我们真实的情感历程。如《缕缕金》中,偶遇失联十多年的前男友终于加上微信后,不知把他分在哪个组,最后分到了“家人”组以方便屏蔽等……技术在重新规范我们的情感生活时,逼迫我们交出本来没有必要交出的答案,通过残酷的分类分别,来厘清社会关系亲近疏离,有时这种厘清是会照亮创伤的。有些界限,则是故事的来源。

另一个反馈较多的小说《字字双》,可能也在无意中触及了女性写作的话题,还曾入选一些女性写作的年选。故事说的是留英女博士安琪,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老年残疾人的情感互助及手机使用,回上海之后,这个研究变得难以向家人和朋友启齿。一方面承受着高校“非升即走”的科研重压,一方面承受着同行讥讽她女性身份获得的研究便利,在传统家族的庇护之下,不断承受着研究生活和现实生活撕扯的压力。我想也许是因为当代读者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增多,会有一些细节中感受到相似的尴尬,这在我创作之初,其实并没有想到。同样涉及女性题材的,还有女主人公们走上人生岔道又悬崖勒马的故事,如《寄生草》与《白观音》,《步步娇》则提到了女性生育困境。

我是个宅女,虽然受到了教育训练的刻意训练,较快适应了疫情期间线上办公的模式,一边“社恐”又一边在社交媒体曝光的矛盾经验,有时会令我感到无奈和尴尬。我将这部分想法,写成了小说《冉冉云》,这个故事可能也是唯一一个涉及到基于数字媒介的社交——一个电台听众与一个电台主播的情愫,他们友谊建立的基石,是那位听众,其实是四川支队的后代,她会说一口上海话,却没有上海户口。她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识,来自于数字媒介那位夸夸其谈的主播所构建的。她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基于复杂坎坷的出身,其实也在虚空中拾人牙慧,在弹幕里自得其乐的直播,从虚拟世界拉回了现实生活,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乱麻一般的亲情关系。

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没有人能逃避生活的苦难。我们的苦难来自我们的来历,我们的创伤经验,现实生活是如此沉重,使得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才能获得片刻愉悦。但唯有迎难而上、纠结、狼狈、痛苦,才是情感质量的来源。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青年作家)

社交媒体与人间烟火

谈我的新作《四合如意》

张怡微